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八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潘　炯

讀禮通考卷八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葬考三

薄葬

檀弓成子高寢疾注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注遺慶封之族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注不食謂不墾

耕

方慤曰子高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漢書張湯傳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朱雲傳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棺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

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
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
薄葬送終之義
樊宏傳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
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
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
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謝夷吾傳夷吾轉下邳令預自尅死日如期果卒敕其

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楚國先賢傳韓曁將終遺言曰夫俗奢示之以儉儉則
節之以禮歷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也若曹敬聽吾
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
增益
張奐傳奐光和四年卒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
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密釘為不喜耳

幸有前窀朝隕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楊震傳震罷太尉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葢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

范冉傳冉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

謡俗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
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
其明堂之奠乾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
令足自隱知吾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
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周磐傳磐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
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縣封濯衣幅巾

斂形謂衣覆其形形縣封謂直下棺不為埏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盧植傳植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

趙咨傳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尸也欲令速朽蚤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廼遺書敕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

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迺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造自黄帝始劉向曰棺椁之作自黄帝始棄禮記曰殷人棺椁益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塈周殷人棺椁古史考曰禹作土塈以周椁周室因

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翣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翣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旁也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尸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殯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域也棺椁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埏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縣柩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黄鳥之詩也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

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後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卭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能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貽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

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
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
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
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
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
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
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掇行事
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

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胥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梁商傳永和六年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

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
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
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祀如存無用三牲
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
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裴潛傳潛薨遺令墓中惟置一座瓦器數枚其餘一無
所設也

王覲傳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

晉書安平王孚傳孚臨終遺令葬棺單槨斂以時服

王祥遺令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槨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

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諸子皆奉而行之

石苞終制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遵之

杜預遺令古不合葬明乎始終之禮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

已意所欲也吾徃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覿焉其造冢居山之顛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歳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

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
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
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
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是皆用洛水
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
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王隱晉書庾峻遺敕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
擇日珉奉遺命斂以時服

晉常璩華陽國志梓潼景鸞遺令葬不設衣衾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晉書夏侯湛傳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没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南史王徽遺令薄葬不設輀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毁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

梁書顧憲之臨終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徃延陵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覆以麤布為使人勿惡也

喪易寧慼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

南史梁孫謙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

求聞達而仕歷三載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

公體耳氣絶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輀車過精

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篨王孫倮入后地雖是匹夫之

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容身壙足容柩旐書爵里

無曰不然旐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輀牀裝之以蕟以

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蕟裝

轜以翣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
沈麟士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斂仍移布於尸下以為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米裙衫先著袴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

冢於濵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輀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子彛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陳書姚察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畧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上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麤車即送厝舊塋北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

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果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謝貞病亟遺疏告族子凱曰氣絶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南史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

旐一蘆蓌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絶便沐浴籃轝載尸還葬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胥外甥許慧詣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胥令其息崇素氣絶便沐浴藉以二蘆蓌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令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舍兩取以達父

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到溉傳溉臨終託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劉杳傳杳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劉歊傳天監十七年歊著革命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

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
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
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
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𦟤截煩厚務存儉易進
不裸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
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奚珍無設
几筵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
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為吾人而尚華泰

今欲鬖鬑景行以為軌則氣絶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甎甓不勞封樹勿設祭奠勿置几筵其烝嘗繼嗣言象所絶事止余身無傷世教

顔之推家訓終制篇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

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甎便值本朝淪没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絶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無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萊無復孑遺還彼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

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旁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為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斂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甎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甖

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旐旐彌在言外載以鼈甲車櫬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埽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惟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

悲有時齋供極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况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絶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致湮沒也

北史程駿傳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

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

雷紹傳紹武川鎮人也及死日敕其子曰吾本鄉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

蘇綽傳綽仕周為大行臺度支尚書大統十二年卒於位周文痛惜之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讓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狐有疑焉尚書令

史麻瑶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

舊唐書魏徴傳　徴薨太宗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徴妻裴氏曰徴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

唐書蘇瓌傳遺令薄葬布車一乘

舊唐書封倫傳高祖嘗幸溫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為厚葬故百官衆庶競相遵傚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為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為

薄葬

盧承慶傳臨終戒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椁墳高可識碑誌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

蕭瑀傳瑀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絶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内施單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

孫思邈傳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

牢

王績傳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

李勣傳勣遇疾謂其弟弼曰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惟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望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皂布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違我言者同於戮尸

南唐書李建勲傳建勲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唯建勲冢莫知其處

宋史皇祐三年荆國大長公主疾亟戒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

宋祁筆記吾没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鶴氅紗表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陰陽拘忌

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㒸然朗朗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黄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三丈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革履自副左列吾誌右列吾銘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

於人不足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賻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冡上樹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著者非千載久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繒布纒棺四翣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慎無妄編綴作集

徐積節孝先生集禮云葬欲其速朽欲體魄早歸於土

也故棺不貴厚近世用厚木使體魄隔絶數十年不朽非禮也古人懸棺而葬不為地道又記曰封之崇四尺則古之四尺今之一尺有餘耳近世用地道與墓務高廣使後人妄意其中往往啓盗之心於死者殊無益也二程全書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冢者相繼而淳夫獨完

張爾岐續篤終論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

播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葢謂珠玉之飾含齋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絞韜冒之屬尚不必備又況所謂玉縷金匣金鏤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儀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俑不敢以闕也夾道之幡幔鐃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容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為樸結繒縛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為陋於是嘲轟咿啞之聲豔麗跪異之飾雜遝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踴抃而後快於心焉而後為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産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踵赴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之禁旁觀恬習而

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於累年暴露而不惜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即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為之徒欲悅觀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禮其心猶欲為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為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哈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為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毋過禮茍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間考夫子所謂毋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斂襚棺椁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為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

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強焉況於儀度之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乎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為幢纛之僭何為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紼謳生於斥苦方相以敺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敺而舞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苫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蒯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尚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櫬窶人子之所為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禁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挽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為美談蓋奢而示

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羸葬

漢書楊王孫傳　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黄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

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葢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

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匵葛藟為緘其

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嬴葬

三國志注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

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怳惟忽壽為欺䰟夭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說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尸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

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客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殉壙穴之内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托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尸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貍之齒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汚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

孫矣上兾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
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
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
而有知吾將尸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豫掘埳戒
氣絶令二人舉尸即埳絶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
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
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汝南先賢傳袁閎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棺殯但著禪衫

疏布單衣幅巾襯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為藏

皇甫謐篤終論元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殞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得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

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豈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姦心

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而大為棺槨備存器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有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

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脩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既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

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遂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

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知也令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䰟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王楙野客叢書楊王孫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臝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臝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令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幭衣袍繒囊緹橐又曰令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慼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

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廢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彊誇送死殫家遺嫁滿車富者室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遺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風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聚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唐書傅奕傳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𧷤

葬

厚葬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注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　疏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是用蜃以瘞壙也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為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茅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也重器備注重猶多也　疏謂多為明器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注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疏周禮匠人云殷

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謂四注榱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榱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榱上平也今此榱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榱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榦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為旁飾與上飾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注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注若言何用為臣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

虎將以璠璵斂注璠璵美玉君所珮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注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珮璠璵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注按昭公初出于乾侯平子行君事嘗珮璠璵欲用以斂贈以珠玉桊禮當葬主人贈玄纁各二不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論語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江表傳孫皓左夫人張氏死皓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内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

葛洪抱朴子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内有重閤户扇皆樞轉

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家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舊唐書李光進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内士庶觀者如堵

李義府傳龍朔二年義府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以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輴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

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絶武德巳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元典章至大元年十二月龍興路奉江西行省劄付備袁州路備録事司申照略案牘淙全周呈嘗觀聖經有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又觀漢史則曰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隴彌高發掘必

速夫聖賢豈不欲厚葬其親厚之者適所以薄之也竊見江南流俗以侈靡為孝凡有喪葬大其棺椁厚其衣衾廣其宅兆備存珍寶偶人馬車之器物亦有將寶鈔藉尸斂葬習以成風非惟甚失古制於法似有未應每見厚葬之家不發掘於不肖之子孫則開鑿於強竊盜賊今死者暴骸露尸良可痛哉如蒙備申上司禁治今後喪葬之家除衣衾棺椁依禮舉葬外不許輙用金銀寶玉器玩裝斂違者以不孝坐罪似望無起盜心少全

孝道惜生者有用之資免死者無益之禍若準所言誠為敦厚風化呈乞照詳付此申乞照詳府司看詳凃全周所言理宜禁約事干通例乞照詳

陸翽鄴中記永嘉末盜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

晉愍帝建興中曹嶷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

乾學案古之厚葬者不可悉數厚葬而遭發

掘亦不可悉數以其非喪禮所關故不盡載
舉此數端而厚葬之謬亦可概見矣

生壙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
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漢書注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遠久之意
荀子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
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

所息矣

漢書張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後漢書趙岐傳　岐老病留荆州就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讃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髪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

西京雜記安定真善算術成帝時真常自算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三國志曹植傳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塋為墓遺令薄葬

北史傅永字脩期嘗登北芒山於平坦處奮矛躍馬迴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

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敕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唐書姚勗傳勗終夔王傅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劉土為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勗文獻公崇之玄孫

舊唐書李源東都留守忠烈公憕之少子年八歲為賊所俘轉徙流離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授河南府參軍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昏娶不食酒肉乃依惠林寺僧寓居一室垂五十年

先穴地為墓預為終制時時偃仰於穴中長慶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穆宗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匹皆辭不受

唐書李適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徃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時士貴其達

五代史 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

此中哉

陶穀蕉窻雜記右補闕王正已四十四致仕豫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日見之常達死相滅除貪愛耳壽七十八無疾而逝

王闢涎水燕談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豫卜為窌名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虞

讀禮通考卷八十四

讀禮通考卷八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葬考四

歸葬

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子孫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　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注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疏狐死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

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

顧炎武日知録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後入為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冐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神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

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漢書韋玄成傳建昭三年薨父賢以昭帝時從平陵玄成别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後漢書温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劒而死主簿從事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洛陽賜城旁為冢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歸舊塋

廉范傳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

晉陽秋譙周泰始六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

上還所賜詔還衣服給棺直

北史張讜傳讜清河東武城人歸魏授東徐州刺史卒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父喪得葬舊墓

崔承宗齊州人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為隔絶承宗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黄門

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
贈盡禮如舊相識
裴文舉河東聞喜人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初文舉叔
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
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壠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
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與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
趙琰天水人父温卒於仇池令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
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

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絶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舊唐書杜甫傳孫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

李適之以祖承乾得罪見廢父象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為恒山愍王象為越州都督郇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

並有襃贈數喪同至京師葬禮甚盛仍刋石於墳所
栁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入蕃迎喪柩
哀號逾禮永徽中高宗殺之奭既死非其罪神龍初則
天遺制與褚遂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縁
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奭從孫渙為中書舍人表曰臣
堂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
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沒並盡唯有曽孫無忝見貫龔
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

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曽任宰相之家並許収其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窆尚隔故鄉後嗣逐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曽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敕令輿歸葬

劉審禮之沒吐蕃詔許其子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尸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為朝野之所嗟賞

唐書趙弘智傳從曽孫矜歷襄城丞客死柳州官為斂

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徃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閲旬卜人秦詷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舊唐書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沒於嶺外雖曽經恩赦而未昭雪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

十二月内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旅櫬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許歸大塋詔曰越王事蹟國史著明尋以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真弱女啟護四喪緜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在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

必使備禮葬畢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為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聞父兄沒於邊土被髮徒跣衰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柏翦髪壊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　又大中五年兖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適馳雄牙官李元慶神佐亦為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

以父戰没邊城無由得還乃翦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邨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柏誓不適人節度使蕭淑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克彰孝理之仁足厲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

客葬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

間注季子名札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注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　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疏鄭注觀禮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季子子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令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無不之適也再言之者慇傷離訣之意也

王安石曰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也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謂其葬於禮為合爾稱其合於禮所以識其哀不足也

方慤曰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為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為陰則降而聚故言歸復於土魂氣為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歸復於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於三則臨喪之哀為不足矣

吳澄曰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肉資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復反於土漸漸朽腐與土為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云命也若其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天氣之

中無所不之也季子其時奉君命出使而有私喪不敢將其尸柩以歸只得葬於齊地故言死而骨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一體死者葬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慼傷然其魂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氣能相感通父在於吳則子之魂氣亦在於吳實不疏遠也聊以自寬慰爾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一句謂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也三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計其號哭之聲數也足行口哭二事兼并圍繞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亦止非謂但哭三聲也王氏以此為哀不足葢誤分一句作二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與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或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

後漢書梁鴻傳父讓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卷席而葬鴻後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馬援傳援卒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藁葬而已

張霸傳霸蜀郡成都人也為會稽太守後被徵四遷為侍中卒年七十遺詔諸子曰昔延陵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齒髮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謝承後漢書崔瑗為濟北相光禄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以贓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

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禀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寔奉遺命遂留葬洛

袁宏後漢紀永元四年司徒袁安薨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陵不得歸骨舊葬若母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如其無知不煩徙也諸子不敢違

後漢書孔僖傳僖為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彦

季彦並十餘歳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魏畧郝昭鎮守河西十餘年會病亡遺令誡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田豫漁陽雍奴人罷官居魏縣病將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

葬於其邊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晉書王裒傳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昏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

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肎之有

語林王太保有二兒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客葬太保乃垂淚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北史王肅傳肅琅邪臨沂人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宣武詔曰杜預之沒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陽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顧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

其令葬於冲顏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

王慧龍傳真君元年拜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鞭尸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媿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沒後乞葬河内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

許之

舊唐書白居易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安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敕旌表其門

羅士信初為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

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招魂葬

陳留風俗傳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之入於紫宫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水經注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因作

寢以寧神也

後漢書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後沒於亂兵光武即位追封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及晨卒詔遣中謁者備官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

晉書永嘉五年東海王越薨先是裴妃為人所畧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

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别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毁改葬

元經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四月禁招魂葬

薛收元經傳招魂葬非古禮也漢魏之術皆妄也葬之為言藏也仁人於其親掩藏歸穴不豐不儉必約於禮

馬延陵季子曰魂無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矣禁之禮也

通典招魂葬議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没於寇亂適孫胥不得葬尸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胥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

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啟辭宜如瓌所上自
今以後禁絶犯者依禮法荀組非招魂葬議據亦如前
或引屈原招魂荅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之新野公
主魏之郭循皆招魂葬荅曰末代所行豈禮也又引周
易載鬼以為證荅曰此可以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
或引喬山有黃帝之冢是葬神也荅曰時人思帝葬其
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裒同組意裒引墓中靈座為證
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燕也今無形可依則

當唯存於廟爾組子奕附組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戶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無神可知　干寶駁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葬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尸柩不反時奕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魯國周生以為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實以為人死神浮歸天形沈歸地故為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椁周於棺今失形於彼穿冢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偽有哉未若於遭禍之地備迎神之

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於

寢豈惟斂尸亦以迎神也荅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

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禮義夫别嫌

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爲制有以順鬼神之

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冢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

未爲有魂神也若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椁居浮精於沈

魄之域匿遊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

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黄帝體

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荅曰孔子論黄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黄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

孔衍禁招魂葬議曰時有没在冦賊失亡尸骸皆招魂而葬吾以為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為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為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其魂

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失其禮虗造私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䰟葬論難孔衍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尚祭于畢季子復命于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宇非為先靈常止此廟也猶圜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為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是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

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共姬皆其證也宋王
先賢光武明主伏恭范逡並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
皆委巷乎孔衍荅曰祭必立壇不可謂神必墓中也若
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來
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猶飯
含不忍其虛耳共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
既復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實而反
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　北

海公沙歆宜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仍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旗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　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沒戰場求依太傅招魂故事葬棠邑無招

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　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沒寇亂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案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　博士江淵議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尸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尸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

制

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尸者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尸柩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焉得與藏諸

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

雷次宗豫章記許子將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度江隨劉繇而卒藏於昌門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伯白日於廳事上坐忽見一人著黃單衣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

施遐為招魂文

舊唐書宗室傳武德二年夏縣之戰王師敗績永安王孝基與內史侍郎唐儉等皆沒於賊後謀歸國為劉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尸不得招魂而葬之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征遼而沒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尸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

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沒遼左招魂還葬負土成墳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帛三十段粟五十石

宋史淳化中有言昭成太子嬖妾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

李濂招魂葬答問嘉靖丁酉冬十二月十日汴馬生

北赴南省試渡河走冰壞其舟溺而死求其尸踰月不可得其家詣招魂葬焉乃質於李子曰招魂葬有諸李子曰史傳有之禮家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所以藏其形於地下以安厝也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茍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於義為窒於德為悖於禮為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不可以偽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冒為之者而袁瓌荀組干寶孔

行之徒咸著論以非之可謂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者矣且人之死也歸神於天歸形於地故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故聖人制為殯葬之禮本以掩厥形骸不以安魂為事既葬之日迎神而返於家葢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宜也故墓以瘞骨廟以棲神此古今之通禮也乃若失形於彼穿壙於此誌石明器無柩可依若堂若

防虛文是尚反乎人情盭乎聖典王者所宜禁也嗟乎閉靈爽於沈魄之域是不仁也樹松楸於空椁之冢是不知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其親之心哉由是知招魂之葬乃委巷之陋習非先王之遺制也豈可乎哉曰招魂之篇見諸楚辭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而號曰皐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蓋猶冀其復生也而荊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憫其師屈

原無罪放逐恐其䰟散而不復還乃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而盡愛以致禱耳豈謂招䰟而葬之邪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者為之也案大戴禮孔子論黄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史稱黄帝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豈其騎龍上天之事乎世傳葬衣冠于橋山者謬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闔宅眷屬宜於遭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

號呼於塗而迎之以歸祠廟以妥之木主以依之祝辭以告之牲醴俎豆以饗之哭泣擗踊以哀之三年而除其服歲時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王廷相曰寇亂而失其體招魂而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斂衣冠而招魂不亦作虚乎閉精靈於沈冥之域不幾於失鬼神之情性乎二者皆犯於禮者也

分尸葬

譙周三巴記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已平楚使請城曼子曰藉楚之靈

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予楚楚子歎曰吾得臣如巴曼子何以城為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三國志關羽傳吳主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尸骸

舊唐書顏真卿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

子光密藏三首异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葬為位慟哭

通鑑唐德宗時朱泚攻奉天渾瑊力戰却之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

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注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注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注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於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

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注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

詩秦風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秦本紀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殉葬當是後主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也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注任好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

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注不能復征東方諸侯為霸主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用殉　十年晉侯疾病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

定公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注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注旋小便命執之注見其不濕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注廢

墜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注欲藏中之潔故先納車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疏邾子好潔以人為殉欲備地下埽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汚屐瓶内故先納車及殉別為便房處之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注卞躁疾也

明英宗實錄天順八年正月己巳帝大漸召皇太子至榻前諭之曰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忍衆妃不要殉葬憲宗即位遵之

劉定之否泰錄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我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嗚呼英廟好生之德至矣乎

讀禮通考卷八十五